

中国文联晚霞文库



马烽文集

第五卷

电影文学剧本

R3394/08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马烽文集

第五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烽文集/马烽著.
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0.2

ISBN 7-80094-846-3

I. 马…

II. 马…

III. ①马烽-文集

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048 号

马 烽 文 集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 100021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5.625 字数 2635 千字 插页 32

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2000 套

书号: ISBN 7-80094-846-3/I.116

定 价: 190.00 元(共 8 卷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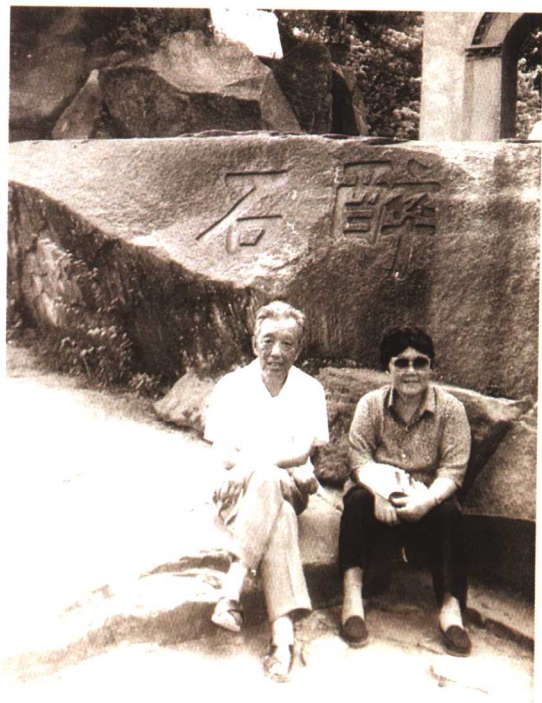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挨批、挨斗，蹲牛棚，一九七一年被发落到太行山农村劳动改造



译成外文的部分作品



一九七七年再访原平施家野庄



一九八四年夏与杨沫在福州



一九八〇年夏在意大利罗马



一九八四年第四次作代会时，原文研所部分干部、学员合影，左起：路工、王血波、公木、古立高、吴伯萧、丁玲、陈淼、徐光耀、田间、康濯、邢野、马烽、石丁

目 录

扑不灭的火焰(与西戎合著)	(1)
我们村里的年轻人	(67)
我们村里的年轻人(续集)	(129)
高山流水(与孙谦合著)	(201)
几度风雪几度春(正集·与孙谦合著)	(287)
几度风雪几度春(续集·与孙谦合著)	(377)

扑不灭的火焰

与西戎合著

故事发生在 1942 年晋中汾阳地区。

1

初春。巍峨的吕梁山，山崖底树荫下的积雪，渐渐融化了。树枝吐出了一点淡绿的嫩芽。

半山坡上，一个被敌人烧杀浩劫后的山庄，断垣残壁，创伤累累。

村子里到处是活动着的人群。有些农民在门口修理农具；有些妇女在推磨、碾米。县游击队的队员们，有的在帮助群众挑水或者和泥，整修被敌人烧毁了了的房舍；有的在缝补衣服……

蒋三领着一伙游击队员，正在打麦场上练习瞄准。他是游击队里一个出色的班长，年纪有二十七八岁，高个子，长条脸，一双不太大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他不时地纠正队员们瞄准的姿势，指手划脚地讲述着要领。打麦场旁边的屋门口，几个炊事员架着行军锅在做饭。干树枝在灶膛里“劈劈叭叭”地响着，吐出红红的火舌和浓烟。

一群一群的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队伍，“嘎嘎”地叫着，从村子的上空飞过。

一个炊事员向蒋三喊道：

“蒋三同志，给咱们打几只雁改善改善伙食吧！”

其余的炊事员和队员们附和道：

“同意！”

“蒋班长，满足群众的要求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蒋三说：“浪费子弹不行啊！”

“用我的火枪。”游击队员甲把火枪递给蒋三。炊事员忙从灶膛里抽出一支燃着的树枝送过来。

游击队员乙故意想要蒋三露一手，忙说道：“蒋班长，打第一

只，不要第二只，行不行？”

蒋三微微笑了笑说：“试试看。”说着举枪瞄准。周围的人们都停了手中的营生，仰头观望。天空中一群大雁安静地飞行。随着轰鸣的枪声，领头的一只扇了两下翅膀，惨叫着一头栽了下来，其余的惊叫着飞散了。

人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，欢呼叫好。有几个队员和小孩子们，跑着跳着去捡落下来的雁。

离打麦场不远的高坡上，站着县游击队王政委和另一个年轻的干部。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都看到了。那个年轻的干部用赞叹的口气说：

“真有两下子，简直是神枪手！”

“是啊。”王政委随口说道：“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，日本人没来之前，全家人就靠他的一支火枪过活哩！”

“就是要派他去平川开辟工作吗？”

王政委点了点头。

王政委的办公室，是一间门窗被敌人烧毁了的土窑洞，如今门窗是用树枝和布单挡着。窑洞里什么家具也没有，只有一个土炕和石头垒起来的办公桌。王政委一边翻阅桌上的文件，一边和蒋三谈话。

王政委亲切地说：“蒋三同志，你去仁岩这块地区，考虑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哇？这可是敌人的中心据点啊！”

蒋三想了想，慢慢的，但有信心地说：“试试看吧！我是当地人，我认为这就是克服困难的顶有利的一个条件。”

王政委微笑着说：“可是敌人也有这个条件！”

蒋三奇异地望着王政委。

王政委收敛了笑容，说：“最近的情况和前些时候又有些不同。”一面从墙上的挂包里取出一张相片——原来是伪军中队长蒋

二和吉田司令、密谍林二丑三人的合影。政委指着问：“左边这个瘦子是谁？”

蒋三惊异地看着：“是我家老二，我离家时，他在阎锡山队伍上混事……”

王政委接着说：“可是他现在又给敌人办事了，当了个伪军中队长，现在就住在仁岩！”

蒋三又吃惊又气恨地说：“他到了仁岩？！没想到当汉奸了！”

王政委道：“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，也好，也不好；如果他还有点良心，倒是可以争取争取；如果他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，对你这次下平川去工作，可就又多了一层困难。”沉思了片刻问道：“你估计怎么样？”

蒋三道：“我们虽说是弟兄，可是好多年没见面了，人心隔肚皮，很难说，试试看吧！”

王政委道：“要尽量争取他，这对我们有好处。”

蒋三应了一声，站起身来问：“我什么时候下山去？”

王政委道：“敌人这几天正在太汾公路两旁挖护路沟，看情形是想切断我们山上和平川的联系，你最好今天就动身。”

“好。”蒋三转身要走，王政委一面送他到门口，一面特别叮嘱道：

“你这次是在敌人心脏里打天下，千万要加小心！”

2

空旷而阴沉的晋中平川，碉堡一个个森严地兀立着……

太汾公路上，尘烟飞腾，提鞭端枪的日本兵、伪军，挥鞭催打着成群的老百姓，挖护路沟。

公路上停着一辆日本小汽车。这时，沿公路走来几个人：最前面是日军驻汾阳城的司令官——吉田；走在他右边的一个大胖子

是仁岩据点的密谍组长——林二丑；走在左边的穿着伪军服装、瘦得好像只剩一副骨头架子的人，便是仁岩据点的伪军中队长——蒋二；最后是吉田司令的翻译官。四个人沿公路向北走来，一面走，一面视察两边做苦工的群众。

人群中，有一个名叫李茂才的青年，累得昏倒了，他父亲李有德和几个群众正在把他扶起来时，被走过来的蒋二和林二丑看见了。蒋二向林二丑呶了下嘴，林二丑大步走了过去，扬起皮鞭，对着那群人一顿乱打，骂道：“都想偷懒，妈的！”

这时，李有德老汉看见了蒋二，挣扎着上前求告道：“蒋队长，看着咱们是一村一社人，你高一高手吧！”

蒋二一脚把李有德踢出去，骂道：“穷骨头，谁和你一村一社！？”

这边李茂才挣扎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勉强挑起了土担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支持不住，又摔倒了下去。林二丑上前扬鞭又打，大家看着气愤不过，人群激怒地围了上去。一个长着两条浓眉的青年曹铁柱，提着镢头，骂着走向林二丑：“为什么这么不讲理？”林二丑惊叫着往后退：“快来人！给我把这家伙抓起来！”日本兵和伪军围了上来，逼住了曹铁柱……

蒋二领着吉田继续巡视工程。吉田用日语讲了几句话，翻译忙向蒋二说道：

“司令问什么时候能完工？”

蒋二卑躬屈膝地说：“报告司令，再有三天全部可以完成。”

翻译向吉田咕噜了几句。

吉田满意地摸着小胡子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

蒋二指着护路沟向吉田讨好道：“司令，这个工程修完，八路军插翅也难飞进来！”

蒋三穿着便衣，带着良民证，从一条山沟里走出来，站在沟口

一棵大树下向前眺望。笔直的公路，横在前面，在南北公路和东西小道交叉口，敌人的哨岗在盘查过往行人。

蒋三把手枪抽出来，上了顶门子，横插在胸前，用衣襟遮好。这时正好有一辆拉白菜的大车，向公路那边走去，赶车的是一个叫陈万贵的中年农民，挥着鞭子，不住地吆喝牲口。车上躺着一个押车的伪军，懒洋洋地，昏昏欲睡的样子。

车子走了不远，蒋三便跟了上去……

一会，车子过水渠了，蒋三忙跑过去帮着推车，顺手将枪塞在白菜堆里。车子继续前进……

哨棚口，日伪军正在搜查过往行人……

蒋三紧随大车，刚走到哨口，被两个伪军挡住，通身上下打开衣襟搜查……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蒋三用手指了指菜车，又指指自己，好像说是一伙的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满脸是血的人，被伪军押着，从公路南面走来。蒋三惊奇地望了一眼，认出了是曹铁柱。曹铁柱战前曾是蒋三打猎时的好伙伴。这时，蒋三怕对方认出自己，赶快偏过来，紧跟着大车去了。可是被押的曹铁柱，早已一眼认清了是蒋三，脸上微微露出惊喜的神色，斜眼偷望着蒋三远去的背影。伪军推了曹铁柱一枪柄，向前走去了。

大车向仁岩据点前进。

车上的伪军，两眼注视着后面。蒋三离大车有四五步，想跑上去取枪，又怕被这伪军发觉，焦急地跟在后面走。

走了一段，眼看车子要进仁岩堡门，天色也更晚了，蒋三着了急，看那伪军，好像专在监视他似的。忽然，伪军低下头来，擦火柴抽烟。他趁机三步并作两步，跳到菜车跟前，猛伸手，“嗖”的一声把枪从菜车里拉出来。伪军大惊，烟卷也吓落下地，失声大叫：“八路……”正欲拉枪射击，早被蒋三一枪打死，骨碌骨碌滚下车来。蒋三

背起伪军的步枪，向吓得发愣的车夫打个手势说：“不要怕，我是八路军！”

押着曹铁柱的两个伪军，听到枪声吃了一惊。一伪军用枪托推了曹铁柱一下说：

“快走，快点！”

蒋三从路旁一棵树后跳出来，双手拿着枪喊道：

“不许动，把枪放下！”

两个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面如土色，乖乖地把枪放下了。

蒋三声色俱厉地喊道：“向后转，开步走！”

两个伪军无可奈何地转身走了。

曹铁柱惊喜地喊道：“蒋三哥！”

3

夜晚，满天星斗。

曹铁柱和蒋三蹑手蹑脚摸进了唐兴庄村里。

蒋三的家里。

昏暗的油灯下坐着一位善良、温存、约有六十多岁的老妇，这是蒋三的母亲。她正擦着昏花的眼睛补衣服。旁边坐着她十四岁的小儿子蒋五。

街上传来犬吠声。蒋母赶忙停下手里的活儿，蒋五向蒋母身边挪了挪，二人屏住呼吸倾听。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。蒋母放心地说：“大概是你四哥支差回来了吧？”

蒋五跳下炕去，把门开开。蒋三走了进来。蒋五高兴地喊道：“妈，是三哥！”

蒋母不相信地笑着说：“这孩子，又骗妈啦！”

蒋三走到母亲身边，亲切地说：“妈，是我。”

蒋母用颤抖着手拨亮了油灯，又用手揉了揉眼睛，回身仔细地上下打量着蒋三。这突然降临的喜悦，使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她用手摸着蒋三晒黑了的脸，摸着蒋三身上穿破了的衣裳，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。半晌，她抓住蒋三的手说道：“三儿，妈可把你盼回来了。”说着热泪不住地滚了下来。

蒋五靠在蒋三身边，天真地望着哥哥，见妈哭了，忙说：“妈，你整天想三哥，做梦都梦见三哥，如今三哥回来了，你怎么又哭啦？”

蒋母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忙对蒋五说：“五儿，到外边去看着点！”

蒋五说：“好吧！”恋恋不舍地离开蒋三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三哥，你可别走，待会儿我有句很要紧的话和你说！”说完，跑出去了。

蒋三坐在炕沿上，两只湿润的眼睛望着蒋母，关心地说：“妈，你心口还是常常痛吗？”

蒋母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蒋三扯开衣服上缝着的一角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纸包来说：“这是治心口痛的特效药，我向山上很有名的一位大夫要的。”说着小心翼翼地解开纸包，里边却什么也没有了，急得蒋三拍着脑袋说：“糟糕，在身上装了半年多，一定是被雨淋化了，这，唉！糟透了！”满脸懊丧。

蒋母说：“没了就算了，只要看见你，妈的病也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忙去生火做饭。接着又说道：“你们离开一年多，咱这地方简直变得不成世道了。日本人整天要粮要款，欺侮得人不能活了。唉！如今你二哥……”

蒋三道：“我听说了。妈，他常回来不？”

蒋母长叹一声，伤心地说：“有时也回来一下，唉！不是从前你那个二哥了，国民党队伍里当了十来年兵，人性大变了。如今仗上鬼子的势力，到处抖威风，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，村里人背后骂死

了……这也是妈的一块心病。”

蒋三一边帮助母亲做饭，一边又问道：“今天是初四？”

蒋母说：“初五。”

“哦，再过三天是妈的生日。”

蒋母亲切地望着儿子：“你还记得？”

蒋三点点头，接着又问道：“妈，老二会不会回来？”

蒋母说：“不回来我倒少生点气。”

蒋三说：“妈，还是想法让他回来一下，我想找他谈谈，劝他少作点恶。”

蒋母说：“要真能劝得他改邪归正，往人道上走，祖宗脸上也光彩！”

这时，蒋母开开柜取出一双新鞋来，递给蒋三说：“玉梅常常来打问你，这是半年前就给你做下的。”停了一下，赞叹地说：“唉，是个多好的闺女啊！”

蒋三拿着鞋，沉默片刻，会心地微笑着。

这时，蒋四回来了。进门看见了蒋三，惊异地说：“啊！三哥？！”

当天晚上，在阴森森的龙王庙的正殿里，伪村长王立清正坐在太师椅上，立眉横眼地逼问着群众。

墙角里站着十几个妇女，有一个名叫孙振东年约三十左右的男人，也挤在妇女群中。妇女中有人在哭泣，有人愤怒地盯着王立清。村警王大成无可奈何地站在一边。

孙振东央求着说：“……再说，我老婆有病，这怎么能去呢？走！咱们回去！”说完，推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妇女想走，王立清喝道：“孙振东，你敢！？这是皇军新下的命令，村村都要轮。”

孙振东说：“要粮，要差，快把人逼死了，如今又要女人！这成了什么世道了！”

人们气愤地吵嚷着。胆小的妇女哭成了一团。